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三百五十六

動止類

沐浴

沐字解 說文濯髮也从水木聲

浴字解 說文洒身也以水谷身或書作谷水

以水沃體曰淋 滌體曰沃 浴曰澡音早

洒足曰洗曰濯曰洊

洗手曰湔音 曰洮曰盥

手足洗滌淡漱音敕

以碎瓦石去身上垢曰甄音栗

去垢曰刻

洗滌曰盪

沐之而飲曰禨莫既切 洗滌曰拭曰抳音[illegible] 曰[illegible]居近切

洗面曰頮（音悔又作靧） 盥滌其口曰漱（先奏切）

拭手曰拭曰拂曰刷曰揩沃洗曰澆

澣洗曰湅（先侯切）

要語

禮記曰王制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內則曰父母唾咦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咦不見謂刷除之不使見於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和合入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為紉）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燂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

禨進羞工乃升歌見上盥洗手也沐以潘瀋之水洗髮也靧亦以潘瀋之水洗面也樿白木櫛也晞乾也象象牙櫛也髮濕則滑故用木櫛髮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禨羞謂籩豆之實也工乃升歌以樂樂而歌為陳光之以承平之樂又歌之以和平之音皆令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杅浴盤履踐也蒯席蒯草之席也湯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俗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体乃著履而進飲也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已上皆見玉藻

內則曰不共湢浴湢浴室也

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孟子云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孔子曰齋必有明衣布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体也

論語云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荀子云新沐彈冠

楚辭云新浴必必振衣

詩云豈無膏沐又綵綠章薄言歸沐

養生方載

女人月事來不可洗頭或因成疾終不可治○沐浴濆水而臥積氣在小腹與陰成腎痺因汗入水即成骨痺昔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河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麵泡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如此況於富貴乎遂不入蜀

盛暑行熱於手洗手尚令五臟乾枯況沐浴乎遠行觸熱逢河勿洗面生烏䵟

古今事實

一沐三握 周公急於待賢——————髮一飯三吐哺

裸浴 左傳晉文公及曹〻共公聞其駢脅竊欲觀其——薄而觀之後文公登位滅曹

沐則心覆 左傳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因浴弒君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〻怒歜曰人奪女

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
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疾遺潘沐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
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
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使詐病因
內潘沐并得養得備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明帝啓沐

晉明帝啟元帝沐臣紹言伏見前日沐頭髮長奇多宜護排未營秉會前春正月沐頭
至今大佳異故乃沐觸得啟知汝孝愛當知今言父子可保長生

休沐 張汝世傳云丨丨未嘗出

薰沐 方將坐足下三丨而三丨之

悶痒則沐 嵇康非大丨丨丨不能丨也

乾浴 周息方叙通務敵名丨丨拔云海南尤浴語故常丨丨

不盥浴 後漢劉寬簡略嗜酒丨好丨丨見史

不就井浴 後周張元六歲其祖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日不能裸形於白日之下祖異之見史

酒甕中浴

張閒先輩與毋及弟出遊留樞守舍有道士奔癬體值入裸浴｜｜樞不能拒出遊者歸浴甚垂靴盎中飲樞心惡道士不黃白君數日閒先子毋子弟枚宅而去

古靈直浴 ｜｜為師｜｜猶有於師背上拊掌云好个佛堂只是无佛又浴僧事

觀尼浴 桓玄將篡帝位聞尼能知未來事召而問之尼至請浴玄潛觀之尼以力斷二手復斷足而後浴言畢而問之尼曰君若欲做帝便往本做我

目疾忌浴 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飛燕浴湯 趙｜｜為后七香豆蔻湯后｜香盤七香｜浴豆蔻湯帝曰雖后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后遂降神百盤香婕妤傳身香自來稱

不洗足 陸子春身服姑守是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先則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南史

濯太尉足 李憲用事士大夫奴事之彭孫獻陵公佛累嘗爲李憲｜足曰｜｜｜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見 池北偶記

蜀人不浴 類說內載｜｜｜｜惟生不浴元一浴

枸杞湯浴 養生方云以｜｜煎｜｜令人不病不老

華清賜浴 楊貴妃賜浴號山華清宮池帝爲作浴殿令尚存

賂金觀浴 趙飛燕浴成帝｜宮人以黃｜飾私｜共｜

金盆浴 楊貴妃以安祿山爲子祿山能縮體爲山兒妃以金盆浴之爲戲

沐浴去垢 湯之盤銘云苟日新日〻新注云人之洗濯其心以去穢如｜｜其身以｜｜也

薔薇露盥手 柳子後讀韓退之文先以薔｜｜請之

浴泉却疾 凡天下湯泉浴之皆能却疾

浴蘭湯 五月五日楚俗以蘭湯浴

浴菊湯 吳俗立冬日取甘菊煎湯浴之則無史

沐槿汁 吳人夏月取槿葉搗汁｜髮則去垢膩

頭面不洗 晉嵇康性懶｜｜一月常十五日｜｜

不洗沐 漢書或不洗沐十余年

老耼新沐 孔子見老耼｜｜｜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其乘也植子其信然子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耼吾遊心於物之初

灑掃

灑掃 說文汎也以水灑之洒水也或作洒說文云古以爲洒掃字掃說文棄也本作埽从土帚會意廣韻糞除或作掃或騷

灑曰汎 音俗 曰滌

掃曰棄曰除糞

要語

語云弗灑弗掃 說文云灑 是散水之名謂以水溼地而掃之

禮記少儀云汎 音泛 掃 音芦 曰埽 已 席前曰拚 音奮 拚席不以鬣 音獵 執箕膺擖 音葉

汎掃廣埽也拚除已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膺胷也擖箕舌也執箕而拚則此箕向巳胷前不可待向尊者也

曲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 之手切 於箕上以袂拘 潜又如字 而退箕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 云 而扱 音𢹂 之 糞除穢也少儀云掃席前曰拚吞糞而同呂氏糟扱為抒音然凡氣之出入塵則扱則聚令以衣斂為義則及音為是昭日其持箕往將帚置箕上兩手奉箕當掃時一手衣袂以拘帚于席前且掃且迁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以糞自向斂故糞穢不以箕向尊者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曰埽素報及注記埽洒帚同除如字灑盍虞反糞方問反洒所賣反刈寫寄及禮勑彫反埽方問反本又作拚字濺所賣反刈寫寄反

論語曰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

東方朔傳洒掃之職

史記李斯傳竈上騷除 騷作埽

大學序云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而敎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

朱子曰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攘袂及討堂上則播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掃 揲記注作

撟又作棄並以洪及 攘袂者忌温其袂不便於事也堂上寬故播而灑室中隘故搵手爲古也既灑水將拚水故挽箕以古自當而置之帚於箕中也入室而立

其儀不執帚不箕倚於左側 箕忌倚反○謂倚箕于户側 允拚之

道必由奥始 西南隅也 俯仰磬折拚毋有徹 折之反舌徹動也不敢觸動他物也

拚前而退聚於户内 從前掃而卻退聚其所掃糞壤於户内也 坐扱排之以葉

適也實掃於箕 扱箴將以手拚之適已自己矣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以折故辭之令未必止也

坐執而立遂業之既拚反是協是稽 立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

古今事實

掃門魏漢敦欽見曹参早々齊相舍人丨以自達見本傳糞除

左傳昭公三年張趯曰丨人〻丨先生之敝廬

安事一室

後漢陳蕃室有糞不除薛勤日孺子何不

洒掃大夫當掃除天下〻能〻手

掃除牛下

史記云晋王祥後毋𢙣使〻〻

却掃閑門〻〻塞門不是杜江文通恨賦

汎掃太子宮不〻見唐吴皇后傳

來童掃重〻疊〻上㨫臺幾誤〻〻不開花影詩

迹如掃 山林〻〻〻 杜詩

花未掃〻落家童〻 王維詩

廣志卷之三百五十七

人倫類

九族

上自高祖下至玄孫 堯典以親九族孔氏傳許序異其九族鄭氏無異朱文公書說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亦在其中

親親以三為五 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親父祖以子親孫五也

以五為九 以祖親高祖以親玄孫九也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異義夏侯歐陽說異姓有親屬者白虎通朱文公從孔傳夏侯歐陽

外祖外父祖母從母子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己之同族 左傳親其九族杜氏注與孔鄭不同

九屬

玄孫曾孫仍孫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三族

父子孫 周礼小宗伯掌三族之別注仲尼燕居注

父族母族妻族 漢書注如淳云

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 儀礼注曾礼注

六親

父子兄弟夫婦 老子注後漢馮衍注

父母兄弟妻子 漢賈誼以本六親注云呂氏春秋謂六親

父子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弟 漢礼樂志賈誼書云

父子兄弟姑姨甥舅昏媾姻亞 左傳注

五族

大宗一 別子為祖継別為宗百世不遷宗

小宗四 継高祖継曾祖継祖継祢五世則遷之宗

礼大傳句彭通別子為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別子為宗如公孫敖継慶父是為大宗則継公祢者為小宗謂之継祢者蓋自継其父為小宗不継祖故曰也

上至高祖下及孫 後漢書注五宗

五品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篇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舜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朱文公注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 五教父子有親乇朋友有信 五典克從注同 程子曰五者人倫也 言長幼則兄弟尊卑之等 舉朋友則鄉黨賓客可知也

父母兄弟子 鄭玄說五品 王肅曰五常

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左傳舜舉八元使布五教 舜典五典克從孔氏注同 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孔氏注五品謂五常 五教五常之教 皋陶謨五典 君牙弘敷五典孔氏注五常之教 周語五義紀宜注同左傳五教

七教

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石錯曰所謂六順也

六順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王制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

十義 又曰十教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礼運十者謂之人義也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晏子曰礼也荀子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注十教即十義

五達道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

三綱

君臣父子夫婦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白虎通礼緯含文嘉大玄曰三綱得于中極漢春秋日勤三綱之嚴

六紀

諸父有善昆弟有親族人有叙師長有尊朋友有舊 白虎通礼緯

四正

君臣父子 管子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坊記

四德

庸勲親親暱近尊賢 左傳富辰云

七德

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礼新親舊 周語富辰云

三友

友直　友諒　友多聞 論語益者三友

三樂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三樂也 孟子

四行

事君忠　事親孝　交友信　處鄉順 孔叢子

為人子孝　為人弟弟　為人臣忠　為人少順 則義擇貴四者之行於人

九兩

牧於地得民　長於貴得民　師於賢得民

儒以道得民　宗以族得民　主以利得民

吏以治得民　友以任得民　藪以富得民

周礼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猶耦也

六本俗

微宮室　族墳墓　聯兄弟　聯師儒　聯朋友

同衣服

右傳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

三事

父師君

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事親有隱而無犯　事君有犯而無隱

事師無犯而無隱 礼記

三孝 三道

大孝尊親　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　小孝用力

大孝不匱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　養順　喪哀　祭敬時祭統孝子事親三道

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 孝經

四科

容悅兄臣　社稷股弦　大人正身 孟子章指凡此四科僅考之矣

六位

君臣父子夫婦 莊子音義云

三善

父子之道　君臣之義　長幼之節 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世子齒於學

五行

貴賤明　隆殺辨　和樂而不流　弟長而無遺

安燕而不亂 鄉飲酒義五行

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　先祖敎之本　君師者治之本

荀子礼論礼有三本故礼上事天下字地尊先祖而龍君師

三恕

事親　報親　敬兄 親子君子有三恕有君有不能事臣而求使非恕也有事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報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

三行

正君臣　親父子　和長幼 冠義注三行

五義

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　子孝 国義五義紀置注云

服術有六

親親　尊尊　名　出入　長幼　從服 天傳

四歳

内姓　外婚　朋友同里 周書改有四歳

四隱

交友　故舊　邑里　同郭　呂氏春秋

十屬

國任貴　鄉任正　官任長　學任師　家任宗

家任主　先任賢　戴大礼文王王人篇倫有七屬

十際　十等　十數

君臣　父子　兄弟　朋友　夫妻　呂氏春秋十際

王公臣　公臣大夫　大夫臣士　士臣皁

皁臣輿　輿臣隸　隸臣僚　僚臣僕　僕臣臺

國語史記曰合十數以訓百體注曰王以下位有十等左傳人有十等

七族

父之姓　姑之子　姊妹之子　女之子　母之姓

從子　妻父母　史記索隱張晏曰上至曾祖下至孫

群昭群穆（昭如字）

同族父子（祭統志）宗廟之次在為群右為穆子孫亦以為序群昭南向取其向明群穆北向取其深遠

（中庸章句或問）父昭子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而下（周語注）

父南面曰昭（明也）子北面曰穆（順也 疑衍 惠注）

四擇

擇術然後學之　擇師然後傳之

擇交然後親之　擇君然後事之（列弊弟子記 君十有四）

五孝

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孝經序雖五孝之用別而百行之源不殊也）

天子（虞舜夏禹殷高宗周文王）諸侯（周公召魯孝公河間惠王）卿大夫（孔子孟子莊子潁考叔）

士（高柴樂正子春孔春黃香）庶人（江革嬴范汝郁殷陶）

陶淵明孝傳贊

五遂

居處莊事君忠涖官敬朋友信戰陳勇 祭義孝子言孝蔡邕云古方耕道堂日五遂

三言

夫婦別　父子親　君臣嚴 孔記哀公問政願問所以行三言之道

九序

孟孟仲季　仲孟仲季　季孟仲季 太玄

三從

父夫子 儀礼批婦人有三従之無專用之道

六輔

公輔天子　卿輔公　大夫輔卿　士輔大夫

宗師輔君　諸夏輔京師 何休春秋例

三類

孝行著於家門　仁怒称於九族

義斷行於鄉黨（魏夏侯玄語三者之類取於中正）

四常道

親親　尊尊　長長　男女有別

三親

夫婦親　父子　兄弟（顏氏家訓一家之親此三者而以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

三忠

大忠（周公之於成王）　次忠（管仲之於桓公）　下忠（子胥之於夫差）　出荀子

二物

夫治外　婦治內（左傳子大叔曰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注各治其物）

三德

禮賓　親親　善善（晉語衛寧莊子曰）

三行

孝如曾參孝己　信如尾生高

廣如鮑焦史鰌 我目笑舜代謂之窮三日表此三行也

四行

事親孝　事君忠　交友信　居鄉悌 呂氏春秋ノ文曰有此四行可為士乎

三順

臣事君　子事父　妻事夫 韓非對子三者順則天下治

要語

人倫揔類

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礼義有所錯

書敬夫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天叙有典五惇哉君罔有辨言辭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詩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春秋左氏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春秋穀梁傳曰子也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名譽既聞而有司不擧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者之過也

礼記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

子有後而後君臣有正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大人世及以為礼城郭溝池以為固礼義以為紀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父慈子
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恵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倫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和也大臣
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朝覲之礼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聘問之礼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發之礼所以
明臣子之恩郷飲酒之礼所以明長幼之序婚姻
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大戴礼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
之矣

論語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大學為人臣止於人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
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
中庸君臣也父子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
孟子人倫明於上下民親於下
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注恩君臣
注敬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
友有信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天平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懐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懐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孝經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管仲曰惠者主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主惠而不懈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懈則子婦順臣忠而不懈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懈則美名附

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礼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子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莊周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說苑人之生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

顏子推曰夫有仁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爲故故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

程頤曰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當親即君臣而君臣所當嚴以至爲夫婦爲長

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

羅從愿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人安得不謂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

朱熹曰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爲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張栻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别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

黄翰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礼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

子兄弟爲然

許衡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其所矣

男女

男 說文丈夫也從田力用力於田也

男字類

幼曰童男壯曰丁男曰漢 北人呼男子卑賤者曰漢 曰傖 吳平中州人

文夫 說文今丈夫從一大象簪之形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男子既壯曰民丁 成賁良 童男未冠曰豎

男子壯而無室曰曠 童男曰振 男未成曰侗

男子美稱曰甫 曰秀 曰佳 曰獻 曰奇

曰儒 曰進 曰彥 曰才 曰郎

男子才信於人曰茂

男二人相偶曰二 三人相雜曰參 二人為疇 四人為匹 五人為伍 十百相雜曰陌 十人曰忇 力德切 二十

五人爲行人以類從曰從男才倍人曰茂倍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在千人上曰英在萬人上曰傑倍英曰賢倍傑曰聖男子能措大事曰措大

男才能幹曰幹局

女字解 說文女婦人也象形徐曰如也如田男子之教象其衣裳纖縷附屬之象指此謂未嫁謂之女也嫁謂之婦若父母於女子無已家亦曰女

女字類

幼曰稚女未嫁曰處女曰處子

已嫁曰婦 說文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徐曰爾雅姑曰婦服也勤事曰於之女子爲婦

婦曰美稱娘 曰嫽 女力弟切 曰嬪 胡內切女 曰庠 音化曰丁女也

曰嬕 曰澤女 曰嫪 音修女名 曰婡 音来女名 曰嫭 音号女名

曰姝 女名 曰嫯 音屋女名 曰㚢 音花切女名 曰㛳 於希切女名

曰嫕 世衍切女名 曰妃 音巳女名 曰嫑 音是女名 曰娟 音肩女名

曰姶 音合女名 曰嫨 音干女名 曰妀 音紀女名

要語

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壹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二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少女

禮紀曲礼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又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男女異長各為伯仲示不相干雜之義也男女相荅拜也男子婦人亦多嫌也然拜而相答所以為禮也豈以行禮為嫌哉故記者明言之

礼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合男女内則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内不共井湢浴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烛則止女女出門不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女由右女子由左

坊記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喪服小記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本朝立祭酒大學術義別男女

夫婦之道所以正男子之位而分別之人君既正身修德以閑其有家又必命官詳典禮以教德教於天下之人恍然知大防之所在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孝敬厚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治平之猷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伯甚而以夷狄自處而不知其非宋世五儒尚之然濡服而名為士大夫者齊高歡遂時或出以妖冶而人家所

請未嫁者主婦其處忠於嫁之入中國五書之術疑人令男女一條名甚為離亦猶禍也訂正辛

立為史官宿毀之禅女夫一有此島中身不遮空庙觀我有娘多夫昔浸承委人尉之雅也一切炙

其所謂此後温竹楯謂長有夫十其一尚存今九二疑政遂淵政汙稀無性是然有不義有一之尚

存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晋之城古所謂中州也自白帝帝明王大賢君子造化存神之

帝礼義羞恥所自出而自閨閫之下貧下之家門外尚無限隔石至男女同說而窺夫婦以名

相呼婦翁稚叔之不相迴避經父經母之子用女為婚配諸奶此類者尚或有之敎有司

禁約以照盛代之文明毋使片辭寸類以為大別之玷

内經索門

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

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体盛壯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

墮六七三陽脉衰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

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体皆極八八盡落也

事實

所自始

人皇氏時飲食男女云云

上古無別

伏羲之時已前男女帝始制嫁娶

夫婦

夫字解

說文夫丈夫從一大象簪也詩曰注疏夫有傅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周制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白虎通曰夫者扶也以道扶接於人者也又夫者妻者天也

妻字解

說妻夫婦與齊者從女從又又持事妻職也一曰妻者齊也合天者天也故从字天而妻偏集韻故作妻

婦稱夫曰天（言有天之一而不移）曰御（御者尊之卑者辭）曰郎（俗言郎良也）曰良人藁砧（砧砆也故也砆為夫）曰家公（見列子家公君家之尊也）曰丈夫（見荀子丈夫字解）

夫稱妻曰婦（說文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釋名曰婦服也服事也爾雅又禮記士妻曰婦人服事於夫也天子之妻曰婦又好貌荀子娶婦好又曰其泰婦通作妻俗或作事）（見漢書）曰內子（言主內事之子禮記卿大夫之妻曰內子一一士之妻）曰細君（東方朔傳歸遺細君朔妻之名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曰室（天以婦為室孟子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曰家累 曰嫡（左傳註正室曰嫡）曰荊婦（本荊釵布裙之言故曰荊婦）曰壼正（本詩室家之壼而稱）曰嬬（不妻也詩見後此說）曰令人（宋人稱妻曰令人）曰娘子（唐稱妻為娘子蓋尊重之稱）

要語

易恆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夫凶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詩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
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被之僮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言还歸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箱之維錡及釜于以奠
之尊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
菲無以下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於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
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

之聲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礼記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礼作然後萬物安物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女帥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兄婦稼從夫夫死從子者也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

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女[子]入内不嘯不指行夜以燭無燭則

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

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礼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

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

枷不敢縣於夫之揮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

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取妻不

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敬慎

重正而後親之礼之大體而所以為男女之別而

立夫婦之義也夫[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

當於夫以成縣麻布帛之事審守委積蓋以是故

婦順備而後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孟子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滕文夫婦有別萬章居室男女人之大倫也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禮運夫婦和家之肥也

王吉曰夫婦人倫之大綱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事實

相待如賓 以下條夫

列國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臼季使過冀見之與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糠糟之妻

漢宋弘建武初爲太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以弘先有妻難以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從容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妻自擔餉

三國魏袁渙少有清操非其分不取之於人妹寄瀆與求請生平無所須其妻自擔餉饋之親餉在日野其相敬如賓

忍飢寒

晉山濤初為布衣家貧妻韓曰忍飢寒我後當三公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

富不易妻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有貧賤臣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聘而後盲

宋呂蕡未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病目疾既聘而後盲蕡曰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其一人即相大防是也

事其夫盡禮

孫明復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迪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猶虛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復固辭迪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辱李氏明復曰相家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固無有也予不可不事其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雙瞽遂娶

趙公叔自大李早年登科幼議母党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

負道常人程頤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卒娶盲女

劉庭式未第時嘗聘鄉人之女未納幣及登進士第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后元特庭式通判密州會子瞻守密州蘇軾問曰哀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善其言曰鄭叔通初言負民女為婚及登第婦財衰民女以明其倍約欲刻擇叔通初不可曰女果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患而定婚因疾而遂棄人情哉竟娶之

故妻後還

以下續增夫

魏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及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特亦卒

夫婦能飲

齊沈文季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為吾與文守當對飲竟日而視自不廢

義士還妻

唐劉震之女無雙幼時許其甥王仙客泣成婚朱泚之亂震夫妻死無雙沒入掖庭後二年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從為縣尉主長樂驛有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元陵灑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月出後我閣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嘗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中使賜無雙死三日以藥為贖屍以歸仙客救療得命恐押衙自盡仙客與無雙偕老襄鄧　聞出太平廣記

娶罵己者

人有挑其鄰家者之妻其長罵之其少者和之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罵人注陳軫對秦王之詞

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云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乃止

射雉始笑

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妻而美三年不言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出左昭公二十八年

分鏡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儻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他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爲楊越公得之乃爲將月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聞詩悲泣不食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還之其妻

與鄉同營己

周撝不治生產處甕牖秀才其妻嘗譏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營己某相望至蕭然汝之不調益私悔畢向何苦曰鄉黨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己但歲晚不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妻兄以往饋貴頃屈以所贈金帛讓列子孫謂妻曰吾昔與鄉同營己者今已成矣此諸佽叔何可爲敵勝妻曰男子之見非女子所能知

共姜守義 以下係婦

列國魏公義者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義守姜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做栢舟之詩以死自誓言

恩姬之讓思

晉趙衰妻趙姬晉文公之女也文公為公子時以衰奔狄入其二女叔隗季隗納以叔隗妻衰生盾及返國後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不義哉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礼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哀詩語乃迎叔隗與盾來姬以盾賢請以嫡之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

羊舌子之妻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與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烹之叔姬曰不可子常不遂令媵與鮒童子也雖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垆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

杞梁之妻

齊杞梁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也

晏子僕御之妻

御妻者齊相僕御之妻也晏子將出命婦窺之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
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
從門閒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
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
明主其名必揚以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
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
景公以為大夫
顯其妻以為命婦

貞姬紡績不嫁

楚白姬者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百璧一雙
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
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為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
位非遇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為哉妾聞之忠臣
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此若於死也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
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

真宗養姑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豈以專
夫室之愛善哉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仕二吾夫誠仕也有不亦宜乎況婦人有七
見去妒正為首姒吾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遂不聽事姑愈謹
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黔婁之妻

魯黔婁妻黔婁死曾子往与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黔婁之屍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不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政為國相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陶大夫答子妻

陶大夫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宗人擊牛而賀答子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今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斯其答子之家果以盜誅惟其母乃与少子歸養姑終天下聞矣

桓氏少君

渤海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也

貌甚醜行甚修

梁鴻妻孟氏貌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婚孟氏輒不肯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而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縞傅粉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聊有隱居之具乃更爲椎衣服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光昔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以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

妻能守道

王霸妻不知何氏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隱刀趨機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金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里卒業

義不以身受辱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中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曰義不以受辱寇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刑其耳以自誓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殁桓氏慮不免乃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謂曰若家殊無他無心令猶假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誠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

號曰禮宗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甚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聘以輧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夫人乎妻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非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懷刃自誓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荀爽女也聰敏有才藝十七適陰氏生一女而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為懽喜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素情不遂奈何乃使建四燈盛壯衣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使敦悼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

右上四條見遼陸氏遺以表節目繼峰人編為

拳單震駭

三國吳孫翊妻徐氏有美色媯覽殺翊意取其嬪妾而侵郄逼徐氏恐逆之見害乃使語覽乞至晦日設祭除服時覽許之徐氏潛使親信告翊舊所親孫高傅嬰二人與白逼己之狀欲以求報高嬰涕泣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二十余人明誓合謀至晦日徐氏遂設祭除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後聞見高嬰遣傎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挾刃在戶外使人報覽覽見言以徐氏

早矣

女不再醮

晉梁緯妻辛氏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納辛氏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子有義烈女不再醮妾夫以死理無獨全且夫人在厚明公亦將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豈為賊妻

許延妻杜氏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屍罵驤曰汝等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

操刀割左耳

後魏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而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之

自投於井

隋劉昌氏仰其倫妻柳叢少有風訓大業末論謂源令偽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氏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自念不能汝我門風有素意不受辱於郡賊我將與汝等同死何其汝等皆垂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井中

剔一目

唐房玄齡妻盧氏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悉辭羽葆

魏徵妻裴氏徵卒太宗命有官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裴氏曰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頸死君前

唐雍妻肖氏雍氏幽州參府朱克融亂雍被執肖聞雍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陷不肖呼曰我苟生無益願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陷赤雍肖意衆畏然觀者散哀是夕死太和中贈肖為蘭陵縣君

引斧斷其臂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而皆凡生人

必絕於尺組

宋包戀妻崔氏疑偎其子四十七傭一僮夫婦忘崔不能守使左右宣其心崔遂投河泣堂下見其翁天下名包婦侍甚賢執湖除之事年矢冗散汗家手生為包氏婦死為包氏鬼幾死宦也其後繼見齊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氏欲嫁之謂曰莫夫守子子死然守崔曰吾日之召也其子也男粘致也今男强老忍含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此決不独歸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被逐然至荊州僅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母見其甥必死卒還包氏

遂投杖下

張晉卿妻丁氏靖康中與晉卿避兵秋大隗山中為金所得挾之鞍上丁曰投於地我手杖連手曰我使耳聾不受辱於汝輩從杖上馬再三罵不已卒忿然手捉繫遂杖下

厲聲詬罵

馬元頍妻宗氏建炎三年賊張遇犯儀真宗與同其姑及二女走之作樓姑素病宗扶被不忍舍俟賊之貴之不從賊殺其女責之遂及宗宗厲聲詬罵遂殺之

念朝廷不愛性命

李好義妻馬氏開禧間加好義為興州正將蜀將吳曦叛好義誓死能回[illegible]食仕[illegible]受甲兵毘季及子性并決于家

清明嶺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兵入臨海其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皆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衣是不夫下也不夫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為命苟不聽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

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駕行至嵊縣青楓嶺不能婦侍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元治至中旌爲貞婦郡守立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裙帶自經

謝枋得妻李氏宋末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時武万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武兵蹤迹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村李氏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日當捉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悽然而泣左右曰雖捉入將不久爲官人妻何泣也

死自以全

許古妻劉氏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其後仕于金元兵圍蒲城劉謂二女曰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辱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必自全已而城破遂急引與二女相繼自盡

血漬礼殿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氏宋末江南郡縣皆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脅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趙罵曰吾舅死吾姑又死吾與汝吾與其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而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礼殿兩楹之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而新或磨之屢以沙石之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取刀殺虎

元劉平妻胡氏婦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之持虎足崔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入棗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引刀斷髮

者如中鋒妻吉氏名翁安九名寔象女認忍吳喜父吉氏生子伯開平弄劉馮氏取中為山陰尹竊罵詛馮氏吾已以其素汝河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是兩月遂從生子名狀李氏及家吉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鄉里不忍聞之

臥積水上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福寧州，死於戍所。舅姑父母俱老，家貧，自度不能歸其夫喪，益自勤苦，晝夜紡績以為養。舅姑父母繼死，盡葬訖，嘆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無所養故也。今不幸舅姑父母死，而夫之骨甚棄，妻何以生為。臥積水上，誓曰：使妻幸能歸夫之骨以葬，即幸不凍死。臥曰余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賻以系張大書其事予以行

蓬首垢面

惠若玄妻王氏，至正十四年，玄疾，語王氏曰：吾聞病者食其若肉則愈，凡乃割其頸耳，王氏色愈優。氏。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妻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往適自嫁。玄死，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當死，尚從有他說乎？君幸有兒，雖此兒必不失所，君數曰仕去，幸此存。王氏遂居墓側，蓬頭垢面，衣鞋還禮，當以妻子置左右，飲食寒燠悲泣不至，數余亦死，乃哭曰元復迎人

我碎則香

同郡毛氏，吳安邑，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山中，為賊所得，將負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顧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罵曰：尚賊，汝碎則與我碎，則鄉則忍剔其腸而去

與女俱縊

黃仲起妻朱氏至正十六年張仕誠寇杭州其女臨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無求一死也俄而賊至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嘆曰我生何為亦縊死繼而仲起弟婦蔡氏抱幼子亦至里見其家財罄去

但知守節而死

魏淶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任之姪女也至正十七年紅巾賊陷處州擄淶儒學提舉大淶避亂山谷善手未以也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耳言誘許氏令指示金艮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許書雖曰兒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罵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伏地罵聲不絕且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

以代夫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飢平章劉哈剌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矜憐之俾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亦窖於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矣不從劉氏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莫衣之

豈以夫亡異志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年二十一歸于江夏歸未合巹夫忽以瘵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大門為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年九十五卒

得死此疾幸

王貞妻柳氏未成婚而貞卒柳父之尺哀哭之不能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已歸王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名已定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得疾不肯服藥日卒六日直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縊子桑樹

康莊鎮妻李氏夫早殁痛哭考李氏年二十二傳縊二年十一月夜夜縊死葬之日陳某某撫屍縊于屋西桑而死觀人義之遂合葬焉

截髮自誓

國朝仕士中妻俞氏年二十二守寡一女生二歲男始五閱月姑見早逝位子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欲改之在適余氏曰吾尼今吾見吁他人爲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往難之設自鄰自家棋而止以績紡而止爲業教育子女長嫁俞仰用兩早寡所親博實善動之主嫂教節之門

哀痛三年如一日

安善鄉妻陳氏母慶爲贅於陳以病卒陳氏哀痛三年如一日服除舉其父母兄弟包春見終身父曰汝年尚少當爲汝更擇配女不答即日自縊死聞記族表之

剪髮為誓

徐保安妻岳氏年十八未有子夫兒病且死屬之曰我死汝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吾終不合石獨死

旌為真烈

嚴霜妻袁氏事田男姑疾侍湯藥不懈甚為鄉鄰所稱當時為儒者生一日婦省進中直水溺死袁時年十八出趙夫溺處尋不見因大哭曰夫死我獨生何為即投水死兩月水退漁人於沙際見二屍同起皆爲即義所屬有司以聞旌為真烈

妻請寬友

山公與嵇阮契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謂公曰負羈妻亦親觀狐趙欲窺之何乎他日二人來妻勸止之宿且酒食夜穿墉以視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子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量為勝

夫要新衣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婦後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妻自負薪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為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庶

織回文詩

晉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回文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奪買餅妻

唐寧王憲宅左右賣餅妻纖白明媚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逾等逾歲因問之曰女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王乃歸之

蓬首請夫罪

蔡琰字文姬重嫁于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坐曹操曰蔡伯喈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行請罪音辭清辯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神

相對如賓

對析行本是本為詩書哥經拜錯妻自識之題目日野相對如賓

下第登科詩

杜高妻劉氏寄詩羔累舉不第將回家妻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羞郎面君若來時近夜來高見詩即回去尋登第又寄詩曰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少年今夜醉眠何處樓

臥牛衣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女蘿章兔絲

居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百尺託遠松纏綿成一家今

扊扅歌

百里奚士奈其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何為百里奚字井伯

不對梳沐

宋劉穆之貧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氏每禁不令往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曰檳榔消食君何需此妻復截髮市為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出本傳

感孤燕

郁史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欲嫁之乃截耳為誓不許戶有燕巢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志後歲此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

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復雙飛

寫眞寄詩

南楚才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微之其意乃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寄之詩曰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才遂歸如初

夢歸見詩篇

有書生娶後遊大梁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秉筆寫詩曰云數日相望極須知遠意思迷夢魂不相斂飛過天江西書生除而記之後家書至妻有詩一首如夢中所見無殊云夕之夕乃發書之日

繡龜形詩

唐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詣闕進曰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相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垂淚拂杵調砧欲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回鄉出本傳

封髮三十年

晉以直言書畫氏直言無事典藏南以書畫少讀月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娶畫不吝引繼來娶
封以阜使直言四直日非吾子不解直言迄六十年乃適吾亦完節及溺沐莫随光榮

詩寄夫

也夫已遠何未歸時其內一詩寄之曰珊親封錦字書擬為婦寄夫遍經年未報
秦巢不織如今在

少婦集句

有之老醫娶少婦或集句嘲之曰限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
後為他人作嫁衣裳

廣志卷之三百五十九

鰥夫 喪妻

要語

孟子梁惠章老而無妻曰鰥

書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

詩序喪其妃耦

事實

更不娶

曾參喪妻不更取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　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

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是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故已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周鑫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飲酒酣聲大曰天喪妻長子必有伐德庐致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今欲樂謂況金龍刑大甚宜其劾祥禮服之說而建請客况金龍官類等知而龍有喪吉會非齊冬札倖一月也

服除作詩

孫楚除其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見之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出世說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嘗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宜以色為主驃騎曹洪女有色粲娶焉歡宴後婦疾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余亦卒出世本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府謂州刺史張崇妻王氏誌文云深深葬玉鬱鬱埋香

占夢妻亡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矣賈客歸妻果卒

哀聲妻亡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其女瞽卒娶之後庭式倅安州而妻死庭式喪之哀哭不雨哀不止日蘇子瞻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之妻何從生哀庭式曰吾知喪

吾妻即已吾若緣已却生受畢覺却生哀已覺哀化無亡哀亦亡心則是福從得而自稱而心悦者此日可以爲妻耶敢識其言

畫佛

唐戒侍御裴其配歛其遺服御珠翠罽幔于正月三十五日出陳之抱男女兒有泣有淨屠者諭之日是豈有意耶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雖所善惡受報還復不窮也西方有佛焉其土大乘能圖是佛而禮之往生莫不如意裴愈聞第之日圖西也金口道之勤以塞悲号慰新鬼

寡妻

要語

孟子梁惠章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左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昭公二十四年

鴻鴈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爲

書惠鮮矜寡

列子思女不夫而孕

詩不哀此鰥寡

事實

共姜自誓

栢州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爲寡妻

夏姬內挾伎術盖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凡九爲寡婦嘗之者輒死在氏所載當之者已八又矢宗之士及拾遺記序三春秋之初有晉楚之際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出刘安

求娶嫠婦

齊棠之公妻東郭偃妹棠公死崔杼之子弟見棠妻美使偃之確曰同宗也君出自桓我出自丁又筮之不及曰嫠婦也何害前夫當之矣

不納嫠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往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而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在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見閉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已吾之不可學柳下惠則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為客之為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尊字孟公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貴人故淮陽王外家石氏飲食作樂司隸陳崇劾奏尊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遂宿荒肆

失節事大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餓死事小失節事極大

寡婦扶喪

范文正公知邠州日民曹孫居中卒於官家貧公賻之百縑又為具舟遣老衛校送之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涼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廣志卷之三百六十

父母

要語

禮記曲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

表記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

祭義身者父母之遺体可不敬呼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可謂孝矣

易蠱初六幹父母之蠱九二幹母之蠱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經蓼莪孝子不得終養尒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哀ヒ父母生我劬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極背基攕章

魏風章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

岵兮瞻望父兮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小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日月父兮母兮畜我不卒

書無遺否則晦厥父母日昔之人無聞知

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身体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显父母

論語學而事父母能竭其力

里仁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又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又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孟子滕文公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梁惠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盡心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離婁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矣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荀禮論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誨之

賈誼策秦人借父擾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

評語

聶政傳旦夕得甘毳以養親

事實

舜為大孝

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文王大孝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武王達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曾子養志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受繫

曾子常有過不中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琴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晳請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不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是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三釜不及

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故孝子欲養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

閔子之孝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其於父母昆弟之言

百里負米

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林欲靜
而風不待子欲養而親不逮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
如過隙悲哉

啜菽飲水 子路傷哉貧矣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
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風木思養
孔子出行聞有哭声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路左孔子下
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
不事二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老無所託
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返者年也逝
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是孔子之門人歸養
親者一十三人也

老萊戲彩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彩衣嘗取漿
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烏於親側

伯瑜泣杖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
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休沐謁親
石慶為內史建老白首万石君尚無恙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浣而以為常

為親奉檄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傳之後義母死遂不仕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王尊孝子

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体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謂道乎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世以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捨養入京

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諸生歸養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作相存親

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國朝宰相最少惟王溥四能相次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承相入中書時年六十二太夫人壽康王年大夫人亡既有司義贈鄭國夫人云無見仕宰相丁憂封君歲三月春宴在司乙丑前一日有二日富弼母喪在陳侍罷宴此事林權

親老不侍 包孝肅公拯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畢人稱其言言

貴思養親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以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於是恭族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割股和藥 張孝子奎惟篤孝爲御史時母病乃齊戒割股和藥進之遂愈

割股進藥 曹孝子者名天錫年十一父疾甚天錫從母奩中取刀割股肉縷切置粥中以進父飲下咽輒甦病良已

父子

要語

易蠱卦幹父之幹蠱有子考無咎

家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禮記禮運父作之子述之又云父子篤兄弟

睦家之肥也

曲禮父子非禮不定禽獸無禮故父子

聚麀喪服小君父者子之天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大學為人孝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

孟子父子主恩

漢書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文粹馮用之權論子雖至親西伯食其伯肉

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親尊沛公

索其羹不然則於項籍也

越絕書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事實

父不傳子

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恐傷父名

田叔為魯相卒魯人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無以百金傷父名

怒子進諫

曹參代蕭何為相國夜飲酒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出言曰無以憂天下乎窋洗沐歸其言參怒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是父是子

石奮曰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父無是子

數過擊鮮

陸賈為太中大夫呂太后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之過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過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無久溷汝為也

晚方識父

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遣吏迎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中孺扶服叩頭曰臣老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

從子之諫

從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進父子間

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富業擅子云已下莫不造門陳群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友皆父黨也嘗曰孔融與群父紀友群父寔都士莫好孝善記賢父文友顏彭都尚頭士章嘗與討論經傳應時而流觀而相謂曰吾嘗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

舁輿傳代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曰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

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字濬沖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見子未見父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
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見子不見父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廣書謁勤窺而察之明日
造廣仲舉父出從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
言議終日

將門有將

王孟之孫鎮善惡俞畢曰大事或為鎮惡於利於吾護之曰吾聞
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子散父財

郗愔好聚斂積入分數十万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好施一日中
散与親故都盡

責不褻父

呂尚之生山及客遊方不還台有傳父化在者故素累年不變也日日朝
遂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為抱父足哭慟行人為流涕

責不褻父

袁宏從桓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悉不載桓彝
溫之后遊青山飲歸命宏賦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
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不遑不敢請知耳溫曰
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

誠之居喪哀毀過禮二十三年上六疏又不至陳僕僕子並忘書于曲室抽
不問嘗日寒熱雖如此名數無何相怨宗宮多心苦於戕己違逆尊公
何乃言喪四四功以奔時講時寧執長次之動
為吏所替夠奴乃止

求增父秩

孫敬逹中書舍人父嘉之且八十猶為令欲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
歎家之宗州司馬聽致仕

父清臣清

胡質仕魏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省父留十數日告歸父賜絹一疋曰
吾奉祿之餘也及威為徐州刺史武帝問卿清孰如父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父子驍勇

達奚震嘗走及奔馬周文帝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傷父被刑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食雖姜菜有切割皆不
忍食為家惟以掐摘供厨門將陵桃子萬母以就死終身不忍啖
吳穆愛垂能父
以醉中為仇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使纔術
思有義斷親以生爲所不可除食也

責子貴重

宋顏延之子竣貴重延之謂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殊有鳳毛 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有鳳毛

翔望歸省

唐王起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有光福茅賓客多更往還里林木影歸精半隱亭以自適侍父河中廬中條山爾望歸省洲餘為郎山谷

子入郡境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海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疑戲

西平有子

李晟德宗幸梁州晟泣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臣死忠節自吾之分乃自東渭橋指對萬人破賊碎凝碎萬人西走逆黨悉誅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朕臣哉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從王西平郡子愬字元直以蔭補懸宗討淮元濟以愬為節度會大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城甚棠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遂入城擒吳元濟柳子厚平淮雅曰為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父子討賊

吳元濟叛皇帝若曰韓弘汝卒万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平

各得父一絕

本之關文令文書元辭且巧書諸力於人言稱之三昆弟下春才藝人英敏審令文取往後取角斯其驗救之後聞以文章起家以觀當時之芸精草通世謂皆侍文之純

對管華近

溫大雅延衛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劉管華近帝甚從客

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事決於子

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一取大事決於子滈如元載之別知和李吉甫之德裕滈頗招權受賄言事者劾其謂為其亂焉

諸子侍立

宋賀德尚性不喜人性剛毅事交游登賴尚每對客來即二侍臨之退居參政孟禰開皆侍立

三子列侍

宋省華為人先配先佐先治此日進士及第所伯仲為下第一說尤生遷國大人為化任康寧先使知樞密院次子直史官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不自安省華曰之子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也

朝服侍立

王素拜相年三十二其父作曰景迁防禦使每見客輒朝服侍立客不安去求作曰素生先賢人者取避示

手植三槐

王晉公祐太祖朝為知制誥使魏州太祖曰汝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宰相使還帝怒安知華州七年不召初祐赴貶時親朋送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祐手植三槐于廷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也其后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子班父前

吳正肅公育在三府太保公以例歸春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獨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事人以法願不敢以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父子主新法

荊公置條列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荊公子雱與伯淳對坐公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為人沮方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頭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以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此與荊公不合

父子着名

韓忠憲億 子獻肅絳 門下侍郎維 尚書

又僕射縝 韓忠獻琦 子門下侍郎忠彥

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並無愧業著曹武惠彬子武穆璨高武烈瓊子武穆繼勳並以武功著蘇老泉洵子文忠軾文定轍號三蘇以文章著

侍寢問安

世子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武王亦一飯文王再飯武王亦再飯文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寢門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文王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其不安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魯文伯會也出公羊傳

曾子耕瓜

曾耕瓜令曾子鋤瓜誤傷其根曾皙怒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瞍使之未嘗不在使之求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

膝上王文度

晉王述字懷祖子坦之字文度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述坦之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大長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遂排下曰汝意癡耶

炊飲成糜 陳大丘有子元方季方有客詣大丘語祥甚歡大丘令二子炊飯延客二子竊聽客語飯落釜成糜而進客去大丘責之二子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大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出歎逝小說

循陔 東晳補亡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達

風月景山水 謝莊生五子颺朏顥山松論世謂莊名以風月景山水

羲之生五子 羲之生五子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操之獻之孟郊詩曰羲之生五子羲之又有之

踐霜挽車 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於後妻言伯奇無不無從而從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令不敢有辭

發假妝嚴 唐陽惟直名四子發假妝嚴發以春爲義假以夏爲義妝以秋爲義嚴以冬爲義收大拜發至水一郎

子並無術業

南史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出傳

阿戎 王渾戎幼與阮籍謂渾曰戎清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

屏風隔坐 吳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坐

犢子破車 石季龍少時數彈人石勒白母欲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勒乃止出晉書

睡不聽父言 漢陳萬年子咸教年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咸戒床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出咸傳

過五年十日飲 漢陸賈有五男賣橐中金分其子云金令爲分產賈常乘安車侍者十餘人寶劍直五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十日而更所使之家得劍

雙珠出老蚌 韋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

之毛也不義及殊進出老炸

父子骨滲血

梁武帝弟二子綜本豫章王初用吴淑媛在齊東昏後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白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頗類東昏因報知初泄綜遂於別室祠齊西無禰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男餘潛殺既瘞發其骨人試之也

父齒滲子血

唐王少玄父死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也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血也玄鑱膚閱旬而獲

好消息惡消息

唐崔玄暐為庫部員外郎母盧氏戒之曰吾見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者云貧乏之不能自從此是好息息吾聞貲貨充足衣馬肥此是惡息息吾重此言汝坐食俸祿若不能忠親河以載天覆地載加修潔勿累吾此意也此是好消息惡消息也

盜酒不拜

孔文舉有二子大十歲小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小者答曰偷何禮此言小兒善言語也

鳳毛

鳳毛 宋書謝鳳毛超宗有文辭作殷淑妃誄帝大嗟賞謂曰超作殊有

覓句攤書 覓句之新律攤書解滿床試吟清王業莫美宗道書

添丁 盧仝生子名曰添丁欲爲國侍役也

見白雲思親 唐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去

閬中曾子 唐賈曾有高節里中號二龍親死負土成墳廬其左手植松栢時號閬中曾子

九子母丈夫 錢鏐父生九子東坡以九子母丈夫目之

同桓傳 王荊公及子雱同修經義經成加修公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澤降賀詩曰以前無兩同桓傳升後金珠有曾公

索杖欲撻 韓忠獻公德教子嚴肅知亳州郎二子舍人自京師來省謁省者動康公伯左相及冢宰彦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觀原省俾諸子坐隅獻酬侍回多深知必有義承之訓記夜不赴所中忽二郎吾聞西京有謝獻本獻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記詞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罵曰汝食朝廷厚祿位二府事無巨細皆宜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可知必欲撻之衆客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竇氏五龍

五代末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偁僖俱及第號五龍馮道贈之詩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郎罷囝

閩人呼子為囝為父為郎罷見有詩述之青箱雜記載山谷有詩送秦少章從秉撥文字云我衣見郎罷直自樂從師李道也不惡但得新年歸四年郎如常在郎罷前

賢遇繫於汝

邵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出聞見錄

韓忠獻八子比八龍

國朝韓億忠獻公八子曰綱綜絳繹綿縝維緯多為聞人絳緯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以比荀氏八龍

窮達莫不有命

唐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語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言語等窮莫逃不有命然惟自勉而已

守鳴蟬賊

子思作貫事見一旌可淡[illegible]山子[illegible]不可立不去此[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國
以子之出歟桀紂字叔[illegible]

長頭峙玉

東坡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辯才師爲着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故有詩云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脊師爲摩頂起走趁奔鹿

虎兒詩

蘇子由卯生嘗號爲卯君子生子名虎兒故有詩曰舊聞石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中月輝有騎伏馬騎嫦娥嫦娥以不肯行坐令五月山靈白晝潰於兔數種不敢浪指擇黃熊羆不經用以爲不用並眠光石走走長嶽羨豫知有余不當撥醉餘從

公庭展私敬

揚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煬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不書官綰

沈既教繕宋為隋文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綰以武職之遺

知子莫若父

袁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頲謀尹曰乃謀曰尹雖有足甲不成身兒君無口如伊以入其敏捷如此明帙筆書雖其人誰可慎曰臣不知某臣兒頲爲之其速可備使令後蕳文就明皇撫召曰知子莫若父

積習名教

柳仲郢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世傳積習名教出本傳

勅令子朕直臣

鄭余慶子澣為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余慶曰朕今子直臣也可更相賀出本傳

降官增父秩

孫逖父嘉之逖子中書人嘉之八十猶為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出唐史

得書拜讀

吳顧憬每得父書常掃灑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